

清史稿卷一二七

志第一〇二

河渠二

运 河

运河自京师历直沽、山东，下达扬子江口，南北二千余里，又自京口抵杭州，首尾八百余里，通谓之运河。

明代有白漕、卫漕、闸漕、河漕、湖漕、江漕、浙漕之别。清自康熙中靳辅开中河，避黄流之险，粮艘经行黄河不过数里，即入中河，于是百八十里之河漕遂废。若白漕之藉资白阿，卫漕之导引卫水，闸漕、湖漕之分受山东、江南诸湖水，与明代无异。嘉庆之季，河流屡决，运道被淤，因而借黄济运。道光初，试行海运。二十八年，复因节省帮费，续运一次。迨咸丰朝，黄河北徙，中原多故，运道中梗。终清之世，海运遂以为常。

夫黄河南行，淮先受病，淮病而运亦病。由是治河、导淮、济运三策，群萃于淮安、清口一隅，施工之勤，糜帑之巨，人民田庐之频岁受灾，未有甚于此者，盖清口一隅，意在蓄清敌黄。然淮强固可刷黄，而过盛则运堤莫保，淮弱末由济运，黄流又有倒灌之虞，非若白漕、卫漕仅从事疏淤塞决，闸漕、湖漕但期蓄泄得宜而已。至江漕、浙漕，号称易治。江漕自湖广、江西沿汉、沔、鄱阳而下，同入仪河，溯流上驶。京口以南，运河惟徒阳、阳武等邑时劳疏浚，无锡而下，直抵苏州，与嘉、杭之运河，固皆清流顺轨，不烦人力。今撮其受惠

最甚、工程最巨者著于篇。

顺治四年夏久雨，决江都运堤，随塞。六年夏，高邮运堤决数百丈。七年，运堤溃，挟汶水由盐河入海。八年，募民夫大挑运河。十四年，河督朱之锡言：“南旺南距台庄高百二十尺，北距临清高九十尺，应遵定例，非积六七尺不准启闸，以免泻涸。闭下闸，启上闸，水凝亦深；闭上闸，启下闸，水旺亦浅。重运板不轻启，回空板不轻闭。”从之。十五年，董口淤。之锡于石碑口移南开新河二百五十丈，接连大河，以通飞挽。先是漳水于九年从丘县北流，迁青县入海。至十七年春夏之交，卫水微弱，粮运涩滞，乃堰漳河分溉民田之水，入卫济运。时河北累亢旱，部司姜天枢言：“昔金事江良材欲导河注卫，增一运道，今独不可借其议而反用之导卫以注河乎？”之锡从其言，并置卫河主簿，著为令。

康熙元年，定运河修筑工限：三年内冲决，参处修筑官；过三年，参处防守官；不行防护，致有冲决，一并参处。四年秋，高邮大水，决运堤。五年，运河自仪征至淮淤浅，知县何崇伦募民夫浚之。漕督林起龙言：“粮艘北行，处处阻闸阻浅，请飭河臣履勘安山、马踏诸湖，暨各柜闸子堤斗门堤岸，及东平、汶上诸泉，有无堵塞，务期浚泉清湖，以通运道。”六年，决江都露筋庙。明年，塞之。十年，决高邮清水潭。明年，再决，十三年始塞。十四年，决江都邵伯镇。十五年夏，久雨，漕堤崩溃，高邮清水潭、陆漫沟，江都大潭湾，共决三百余丈。

十六年，以靳辅为河督。时东南水患益深，漕道益浅。辅言：“河、运宜为一体。运道之阻塞，率由河道之变迁。向来议治河者，多尽力于漕艘经行之地，其他决口，以为无关运道而缓视之，以致河道日坏，运道因之日梗。是以原委相关之处，断不容歧视也。又运河自清口至清水潭，长约二百三十里，因黄内灌，河底淤高，居民日患沈溺，运艘每苦阻梗。请教下各抚臣，将本年应运漕粮，务于明年三月内尽数过淮。俟粮艘过完，即封闭通济闸坝，督集人夫，将运河大为挑浚，面宽十一丈，底宽三丈，深丈二尺，日役夫三万四千七

百有奇，三百日竣工。并堵塞清水潭、大潭湾决口六，及翟家坝至武家墩一带决口，需帑九十八万有奇。”又言：“向因河身淤垫，阻滞盘剥，艰苦万端。若清口一律浚深，则船可畅行，省费甚多。因令量输所省之费，作治河之用，请俟运河浚深，船艘通行，凡过往货物船，分别徵纳剥浅银数分，一年停止。”均允行。

十七年，筑江都漕堤，塞清水潭决口。清水潭逼近高邮湖，频年溃决，随筑随圯，决口宽至三百余丈，大为漕艘患。前年尚书冀如锡勘估工费五十七万，夫柳仍派及民间，犹虑功不成。辅周视决口，就湖中离决口五六十丈为偃月形，抱两端筑之，成西堤一，长六百五丈，更挑绕西越河一，长八百四十丈，仅费帑九万。至次年工竣。上嘉之，名河曰永安，新河堤曰永安堤。是岁挑山、清、高、宝、江五州县运河，塞决口三十二。辅又请按里设兵，分驻运堤，自清口至邵伯镇南，每兵管两岸各九十丈，责以栽柳蓄草，密种菱荷蒲苇，为永远护岸之策。又言：“运河既议挑深，若不束淮入河济运，仍容黄流内灌，不久复淤。请于高堰堤工单薄处，帮修坦坡，为久远卫堤计。”均如所议行。

十八年，决山阳戚家桥，随塞。明初江南各漕，自瓜、仪至清江浦，由天妃闸入黄。后黄水内灌，潘季驯始移运口于新庄闸，纳清避黄，仍以天妃名。然口距黄、淮交会处仅二百丈，黄仍内灌，运河垫高，年年挑浚无已。兼以黄、淮会合，澎湃激荡，重运出口，危险殊甚。至是，辅议移南运口于烂泥浅之上，自新庄闸西南挑河一，至太平坝，又自文华寺永济河头起挑河一，南经七里闸，转而西南，亦接太平坝，俱达烂泥浅。引河内两渠并行，互为月河，以舒急溜，而烂泥浅一河，分十之二佐运，仍挟十之八射黄，黄不内灌，并难抵运口。由是重运过淮，扬帆直上，如履坦途。是岁开滚水坝于江都鰲鱼骨，创建宿迁、桃源、清河、安东减坝六。

十九年，创建凤阳厂减坝一，砀山毛城铺、大谷山，宿迁拦马河、归仁堤，邳州东岸马家集减坝十一。康熙初，粮艘抵宿迁，由董口北达。后董口淤塞，遂取道骆马湖。湖浅水面阔，纤缆无所施，舟

泥泞不得前，挑掘异送，宿邑骚然。辅因创开皂河四十里，上接洳河，下达黄河，漕运便之。是岁淫雨，淮、黄并涨，决兴化漕堤，水入高邮治，坏泗州城郭，特筑滚坝于高邮南八里，及宝应之子婴沟。

二十年七月，黄水大涨，皂河淤淀，不能通舟。众议欲仍由骆马湖，辅力持不可，亲督挑掘丈余，黄落清出，仍刷成河。随闭皂河口拦黄坝，于迤东龙冈岔路口至张家庄挑新河三千余丈，使出皂河，石礪之清水尽由新河行，至张家庄入黄河，是为张庄运口。是岁增筑高邮南北滚水坝八，对坝均开越河，以防舟行之险，凡旧堤险处，皆更以石。二十二年九月，黄河由龙冈漫入，新河又淤。随于石礪筑拦黄坝，复设法疏导，旬余，新河仍畅行。二十三年，上南巡阅河，至清口，以运口水紧，令添建石闸于清河运口。二十五年，辅以运道经黄河，风涛险恶，自骆马湖凿渠，历宿迁、桃源至清河仲家庄出口，名曰中河。粮船北上，出清口后，行黄河数里，即入中河，直达张庄运口，以避黄河百八十里之险。议者多谓辅此功不在明陈瑄凿清口下。而按察使于成龙、漕督慕天颜先后劾辅开中河累民，上斥其阻挠。

二十七年，复遣尚书张玉书、图纳，左都御史马齐等往视，亦称中河安流，舟楫甚便。但逼近黄流，不便展宽，而里运河及骆马湖之水俱入此河，窄恐难容，应于萧家渡、杨家庄、新庄各建减坝，俾水大可宣泄；仲家闸口大直恐倒灌，应向东南斜挑以避黄流。诏俟临阅时定夺。是岁大雨，中河决，淹清河民田数千顷。明年春，上南巡，阅视河工，至宿迁支河口，谓诸臣曰：“河道关系漕运民生，地形水势，随时权变。今观此河狭隘，逼近黄岸，万一黄堤溃决，失于防御，中河、黄河将溷为一。此河开后，商民无不称便，安识日后若何？”图纳、马齐言：“臣等勘河时，正值大水，惧河隘不能容诸水，故议于迤北遥堤修减坝三，令由旧河形入海。”辅言：“臣意开此河，可束水入海，及浚毕观之，漕艘亦可行。今若加增遥堤，以保固黄河堤岸，当可无虑。”河督王新命言：“支河口止一镇口闸，微山湖诸水甚大，遇淫潦不能支，必致溃决。若于骆马湖作减坝，令涨水入黄，再修筑邳

城禹王台，以御流入骆马湖之水，令注沐河，则中河无虑。”上谓可仍开支河，其黄河运道，并存不废。先是玉书等请闭拦马河，事下总河，至是新命言：“拦马河原以宣黄水异涨，似应仍留，水涨则开放，水平则闭，以免中河淤垫。至骆马湖三减坝，玉书等议留二座于堤内，减水入中河，又恐中河不能容，拟于迤东萧家渡、杨家庄、新河口量建减坝宣泄。臣谓既以中河不能容，何必留此二坝之水减入中河，复从萧家渡等处建坝，多此曲折？不若将三坝俱留遥堤外，令由旧河形入海，于萧家渡三处量留缺口二，酌水势以宣塞之为愈。邳城沐水口旧有禹王台，障遏水势，会白马河、沂河之水入骆马湖，愈觉泛溢不可遏，应于台旧基迎水处堵塞断流，令仍由故道入海。”下扈从诸臣确议。惟骆马湖减坝用玉书等原议，余如新命言。三十二年，直隶运河决通州李家口等五口，天津要儿渡等八口。卫河微弱，惟恃漳为灌输，由馆陶分流济运。明隆、万间，漳北徙入滏阳河，馆陶之流遂绝。至是三十六年，忽分流，仍由馆陶入卫济运。三十八年，廷议改高邮减坝及茆家园等六坝均为滚水坝，增加高堰石工五尺。

三十九年，上以清口日淤，恐误粮艘，海道运津又极艰险，拟以沙船载粮，自江下海，至黄河入海之口，运入中河，则海运不远。下河督张鹏翮筹议。鹏翮言运河决口已塞，清水又已引出，粮船当可畅达。若改载沙船，雇募水手，徒滋糜费。且由江入海，从黄河海口入中河，风涛不测，实属难行。从之。初，河督于成龙以中河南逼黄河，难以筑堤，乃自桃源盛家道口至清河，弃中河下段，改凿六十里，名曰新中河。至是，鹏翮见新中河浅狭，且盛家道口河头湾曲，挽运不顺，因于三义坝筑拦河堤，截用旧中河上段、新中河下段合为一河，重加修浚，运道称便。

四十年，以湖口清水已出，宜筹节宣之法，允鹏翮请，于张福口、裴家场二引河间，再开引河一，合力敌黄。若黄涨在粮艘已过，堵拦黄坝，使不得倒灌，涨在行船时，闭裴家场引河口，引清水入三汊河至文华寺济运。是岁建中河口南岸石闸。四十二年，以仲庄闸

清水出口，逼溜南趋，致碍运道，诏移中河运口于杨家庄，即大清水故道，由是漕盐两利。逾年，又命建直隶运河杨村减坝以分水势。四十四年，上言高堰及运河减坝不开放，则危及堤堰，开泄又潦伤陇亩，宜于高堰三滚坝下挑河筑堤，束水入高邮、邵伯诸湖，其减坝下亦挑河筑堤，束水由串场溪注白驹、丁溪、草堰诸河入海。令江、漕、河各督勘估，遣官督修。自是淮、扬各郡悉免漫溢之患。四十五年，鹏翮于中河横堤建草坝二，鲍家营引河处建草坝一，相机启闭，免中河淤垫。又以运河水涨，堤岸难容，于文华寺建石闸，闸下开引河，自杨家庙、单杨口迄白马湖，长万四千八百丈有奇，水涨开放入湖，水涸堵闭。是年，济宁道张伯行请引漳自成安柏寺营通漳之新河，接馆陶之沙河，古所谓马颊河者，疏其淤塞，使畅流入卫。议未及行。越二年，全漳入馆陶，漳、卫合而势悍急，恩、德当冲受害，乃于德州哨马营、恩县四女寺建坝，开支河以杀其势。

六十年，东抚李树德请开彭口新河。先是济宁道某言，彭口一带有昭阳、微山、西湖，喷沙积于三洞桥内，屡开屡塞，阻滞粮艘，应挑新河、避喷沙，以疏运道。至是，树德以为言。上曰：“山东运河，自西湖之水流入。前此百姓以为宜开即开，以为宜闭亦闭。开者何意？堵者何意？务悉其故，方可定其开否。不然，虚耗矣。”又曰：“山东运河，全赖湖、泉济运。今多开稻田，截上流以资灌溉，湖水自然无所蓄滞，安能济运？往年东民欲开新河，朕恐下流泛滥，禁而弗许。今又请开新河。此地一面为峰微山湖，一面为峰县诸山，更从何处开凿耶？张鹏翮到东，将此旨详谕巡抚，申飭地方，相度泉源，蓄积湖水，俾漕运无误，自易易耳。”

雍正元年，河督齐苏勒偕漕督张大有言：“山东蓄水济运，有南旺、马踏、蜀山、安山、马场、昭阳、独山、微山、鄆山等湖，水涨则引河水入湖，涸则引湖水入槽，随时收蓄，按应运河，古人名曰“水柜”。历年既久，昭阳、安山、南旺多为居民占种私垦。现除已成田不追外，余俟水落丈量，树立封界，永禁侵占，设法收蓄。至马踏、蜀山、马场、南阳诸湖，原有斗门闸座，加以土坝，可收蓄深广，备来年

济运之资。惟独山一湖，滨临运河，一线小堰，且多缺口。相度水势，河水盛涨，听其灌入湖中；湖、河平，即筑堰堵截；河水稍落，不使湖水走泄涓滴。或遇运河浅塞，则引湖水下注，庶几接济便捷。至诸湖闸座，仍照旧例，灌塘积水，启闭以时，则湖水深广，运道疏通矣。”下所司议行。

二年，齐苏勒以骆马湖东岸低洼易泄，旧坝不足抵御，于湖东陆塘河通宁桥西高地筑拦河滚坝，再筑拦水堤六百丈，口门宽三十丈，以便宣泄。又帮筑运河西岸地洞口堤身五百十丈，高、宝、江东西岸堤工五千二十四丈，宝应西堤七里闸迤南至柳园头埽工五百七十丈。四年，齐苏勒改种家渡南之旧彭口于十字河，而彭口沙壅积如故。先是侍郎蒋陈锡疏陈漕运事宜，上命内阁学士何国宗等勘视豫东运道，至是覆称：“山东运河必赖湖水接济，请将安山湖开浚筑堤；南旺、马踏诸堤及关家坝俱加高培厚，建石闸以时启闭；其分水口两岸沙山下，各筑束水坝一；汶水南戴村坝应加修筑；建坎河石坝于汶水北；恩县四女寺应建挑坝一；砖平运河西岸修复进水关二，东岸建滚坝一濮州沙河会赵王河处，旧有土坝引河，应修筑开浚，其河西州县，听民开通水道，汇入沙河，于运道民生，均有裨益；武城及恩县北岸，各挑引河一。河南运河自北泉而下，历仁、义、礼、智、信五闸，遏水旁注，愚民不无截流盗水之弊。请拆去五闸，于泉池南口建石堰一，开口门三，分为三渠，筑小堤使无旁泄；东西各开一渠，渠各建五闸，分溉民田。小丹河自清化镇下应开浚筑小堤，河东一里开水塘一，石闸三，分为三渠，以小丹河为官渠，东西各一为民渠。其洹河石坝皆已湮废，宜增修为挑坝。诸泉源应各开深广，入卫济运。”下所司议行。

五年，东抚塞楞额以柳长河日见淤浅，虽一带相连，而中有金钱岭分隔，特开引河二，一从岭北注安山入湖，一从岭南出闸口济运。八年，河督嵇曾筠言：“宿迁骆马湖旧有十字河口门，引湖济运，兼以刷黄。嗣湖水微弱，恐黄倒灌，堵闭河口，又于西宁桥迤西建拦湖坝，因是湖水不通，专资黄济运，致中河之水挟沙淤垫。今秋山水

暴涨，去路遏塞，漫溢横出。请复十字河旧口门，俾湖水入中河，刷深运道，拦湖坝酌量开宽，俾上游之水，由六塘河入海。”从之。是年始设黄、运两岸守堤堡夫，二里一堡，堡设夫二，住堤巡守，远近互为声援。九年，兼总河田文镜言：“汶南流济运，向有玲珑及乱石、滚水三坝。伏秋盛涨，水由滚坝入盐河，沙由玲珑、乱石洞隙随水滚泻。自何国宗于三坝内增建石坝，涓滴不通，既无尾间泄水，又无罅隙通淤，致汶挟沙入运，淤积日高。请改坝为闸，建矶心五十六，中留水门五十五，安闸板以资宣泄。又以不能启闭，别筑土堤，名春秋坝。”如所请行。十一年，东抚岳浚言：“东省水柜，旧有东平之安山湖废闸四。自国宗议复安山水柜，重筑临河及圈湖堤，修通湖、蛇沟二闸，并于八里湾、十里铺两废闸间建石闸一，曰安济闸，俱经修竣，仍不能蓄水济运。绿湖底土疏，非圈堤所能收蓄，均宜修。防其圈湖堤缺，概停补筑，以免糜费。”从之。十二年，直督李卫以故城与山东德州、武城毗连，系河流东注转湾处，向无堤埝，水涨漫溢，劝谕民间僦修土埝，量给食米，以工代赈。东抚岳浚以德州河溜顶冲，于东岸挑新河、建滚坝，两岸各筑遥堤，酌开涵洞，以资宣泄。

乾隆二年，御史马起元言：“直、东运河，近多淤塞。”尚书来保言：“卫水济运灌田，请飭详查地势，使漕运不阻，民田亦资灌溉。”上命侍郎赵殿最、侍卫安宁，会同直、漕、河三督，豫、东两抚勘奏。经部议：“东省泉源四百三十九，无不疏通，闸坝亦完固，惟戴庙、七级、柳林、新店、师庄、枣林、万年、顿庄各闸，或雁翅潮蛰，或面石裂缝，两岸斗门涵洞，有满家三空桥雁翅低陷，石闸面太低，应交河督兴修。又马踏、蜀山、马场、独山、微山诸湖，严禁占种芦苇，南旺、南阳、昭阳诸湖水柜，仅堪泄水，小清河久淤塞，均宜次第修治。至卫水济运灌田，宜于馆陶、临清各立水则一，测验浅深，以时启闭。”起元又言，通州至天津河路多淤浅，粮艘不便。命殿最偕顾琮勘议。寻议天津溯流而上，设有兵弁，无官管辖。应增置漕运通判一，驻张家湾，专司疏浚；把总二，外委四，听通判调遣。又普济寺等四闸属通州，增置吏目一，庆丰等七闸属大兴，增置主簿一，遇应开挑处，报

坐粮厅核实修浚。用鄂尔泰言，建独流东岸滚坝，并开引河，注之中塘洼，以免静海有羨溢之虞，并减天津三汉口争流之势。是岁，大挑淮、扬运河，自运口至瓜洲三百余里。

三年，河督白钟山言：“卫河水势，惟在相机启闭。殿最前奏设馆陶、临清二水闸，可不必立。嗣雨水调匀，百泉各渠闸照旧官民分用。倘值水浅涩，即暂闭民渠民闸以利漕运。或河水充畅，漕艘早过，官渠官闸亦酌量下板以灌民田。”是年，修复三教堂减坝，挑浚淤填支河，使泄水入马颊河。又于三空桥旧址修减坝，仍挑通支河，使泄水入徒骇河。增建裴家口东南涵洞二，修筑房家口上下堤岸、马家闸土堤，及自峰县台庄迄临清板闸运堤八百里纤道，亦资障护濒河田庐。

先是疏浚毛城铺河道时，高斌以黄流倒灌，移运口于上游七十余丈，与三汉口接。次年，黄仍灌运，论者多谓新开运口所致，特命大学士鄂尔泰相度。旋言：“运口直对清口，湖水由裴家场引河东北直趋清口，入运之水仍系回流平缓；惟新口外挑水坝稍短，清水盛旺，或恐溜宽，宜再筑长坝，不必仍旧开口。惟旧河直捷，新河纡曲，今新建闸坝未开，漕船应行旧河，以利挽运。新河于天妃闸下重建通济、福兴二闸，随时启闭。每岁漕船过后，河水充溢，则开放新河以分水势，湖水涨溢，则闭旧河及新河闸以待水消，庶新旧两河可以交用。”鄂尔泰又言：“详勘漳河故道，一自直隶魏县北，经山东丘县城西，至效口村会滏阳河，入大陆泽，下会子牙河，由天津入海。一由魏县北老沙河，自潘尔庄经丘县城东，历清和、武城、景州、阜城各地，过千顷洼，入运归海。丘县城西故道去卫河较远，旧迹既淹，开通匪易。且滏阳河下会子牙河，全漳之水亦难容纳。惟老沙河即古马颊河，河形宽阔，于此挑复故道，自和尔寨村东承漳河北折之势，开至漳洞村，归入旧河，势顺工省。即于新挑河头下东流入卫处建闸，如卫水微弱，则启以济运，卫水足用，则闭闸使归故道；再于青县下酌建闸坝，临清以北运道可免淤垫，青县以下田庐永无浸淹。应飭直、东两省会勘估修。”五年，改山东管河道为运河道，专

司蓄泄疏浚闸坝事，仍管河库，从白钟山请也。

二十二年，添建高邮东堤石坝，酌定水则，视水势大小以为启闭。巡漕给事中海明言：“江南运河，惟桃源之古城砂礪，溜滩湾沙积，黄河以南，惟扬州之湾头闸至范公祠三千三百余丈间段阻浅，均应挑浚。镇江至丹徒、常州，水本地源，恃江潮灌注，冬春潮小则浅。加以每日潮沙易淤，两岸土松易卸，应六年大挑一次，否则三年亦须择段捞浅。丹徒两闸以下，常州之武进等县，亦间段浅滞，均应一律挑浚。”诏：“挑河易滋浮冒，宜往来查察，毋得属之委员。”

二十四年，会海明及河督张师载、东抚阿尔泰会勘直、东运河。初，运河水涨，漫溢德州等处，景州一带道路淤阻。至是，海明等言：“漳、卫二河，伏秋盛涨，宜旁加疏泄。自临清至恩县四女寺二百五十余里，河身盘曲，临清塔湾东岸原有沙河一，即黄河遗迹，由清平、德州、高唐入马颊河归海。请开挑作滚水石坝，使汶、卫合流，分泄水势。四女寺、哨马营两支河，原系旁泄汶、卫归海之路，请将狭处展宽，以免下游德州等处冲溢。”二十五年，巡漕给事中耀海偕师载言：“南旺以北仅马踏一湖，水患不足。独山湖有金钱闸，水办南流，利济闸水可北注。请移金钱闸于柳林闸北，使独山诸湖全注北运河。”制可。二十七年，以鱼台辛庄桥北旧有泄水口二，口门刷深，难以节制，允师载等请改建滚坝一。是岁，挑德州西方庵对岸引河，自魏家庄至新河头，长四十丈，建筑齐家庄挑溜埽坝，接筑清口东西坝，修李家务石闸。二十八年，用阿尔泰言，于临清运河逼近村庄处开引河五，以分水势。

三十三年，黄水入运，命大学士刘统勋等往开临黄坝，以泄盛涨，并疏浚运河淤浅。三十七年，河督姚立德言：“泗河下流董家口向建石坝分泄，今泗水南趋，转为石坝所累。请拆去，并展宽孟家桥旧石桥。”如所请行。五十年，命大学士阿桂履勘河工。阿桂言：“臣初到此间，询商萨载、李奉翰及河上员弁，多主引黄灌湖之说。本年湖水极小，不但黄绝清弱，至六月以后，竟至清水涓滴无出，又值黄水盛涨，倒灌入运，直达淮、扬。计惟有借已灌之黄水以送回空，蓄

积弱之清水以济重运。查本年二进粮艘行入淮河，全藉黄水浮送，方能过淮渡黄，则回空时虽值黄水消落，而空船吃水无多，设法调剂，似可衔尾遄行。”借黄济运，自此始也。五十一年，运河盛涨，致淮安迤下东岸泾河泄水石闸墙蛰底翻，难资启闭。越五年，山阳、宝应士民修复之。

嘉庆元年，河决丰汛，刷开南运河余家庄堤，由丰、沛北注金乡、鱼台，漾入微山、昭阳各湖，穿入运河，漫溢两岸。是冬，漫口塞，凌汛复蛰陷。次年，东西两坝并蛰，二月工始竣。自丰工决后，若曹工、睢工、衡工，几于无岁不决。九年，因山东运河浅塞，大加浚治；又预蓄微山诸湖水为利运资。然自是以后，黄高于清，漕艘转资黄水浮送，淤沙日积，利一而害百矣。十二年，仓场侍郎德文等请挑修张家湾正河，堵筑康家沟以复运道，御史贾允升请挑浚减河，均下直督温承惠勘办。承惠请浚温榆河上游。上命侍郎托津、英和偕德文等覆勘。寻奏言：“频年漕运皆藉温榆下游倒漾之水，以致泥沙淤积。若从上游深挑，直抵石坝，实为因势利导。惟地势高下，须逐细测量，俾全河毫无滞碍方善。”制可。

十三年，通州大水，康家沟坝冲决成河，张家湾河道遂淤。仓场侍郎达庆请来年粮艘由康家沟试行一年，暂缓挑复张家湾河身。上命尚书吴敬往勘，与达庆议合，遂允之。明年，御史史祐言，康家沟河道难行，请复张家湾正河。下直督温承惠。承惠言：“康家沟溜势奔腾，漕船逆流而上，大费纤挽。该处地势正高，恐旱乾之岁，河水一泻无余，漕行更为束手。惟张家湾两岸沙滩，坝基难立，而正河积淤日久，挑浚亦甚不易。”上复遣工部尚书戴均元往勘，亦言坝基难立，且时日已迫，恐河道未复，漕运已来，请仍由康家沟行，再察看一年酌定。如所请行。时淮、扬运河三百余里浅阻，两淮盐政阿克当阿请俟九月内漕船过竣，堵闭清江三坝，筑坝断流，自清江至瓜洲分段挑浚。下部议。覆称：“近年运河浅阻，固由叠次漫口，而漫口之故，则由黄水倒灌，倒灌之故，则由河底垫高，清水顶阻，不能借黄济运，以致积淤溃决，百病丛生。是运河为受病之地，而非致

病之原。果使清得畅出敌黄，并分流济运，则运口内新淤不得停留，旧淤并可刷涤。若不除倒灌之根，而亟亟以挑浚运河为事，恐旋挑旋淤，运河之挑浚愈深，倒灌之势愈猛，决堤吸溜，为患滋多。”命尚书托津等偕河督勘办。十八年，漕督阮元以邳、宿运河闸少，水浅沙停，请于汇泽闸上下添建二闸。下江督百龄核奏。

道光元年，山东河湖山水并发，戴村坝迤北堤埝漫决六十余丈，草工刷三十余丈，四女寺支河南岸汶水旁泄处三。用巡抚姚祖同言，于正河旁旧河形内抽沟导水济运，兼顾湖滞。三年，漫直隶王家庄，由各厅汛赔修。是岁添筑戴村坝北官堤碎石坝四。四年，侍讲学士潘锡恩陈借黄济运之弊，略言：“蓄清敌黄，为相传成法。今年张文浩迟堵御黄坝，致倒灌停淤，酿成巨患。若更引黄入运，河道淤满，处处壅溢，恐有决口之患。”下尚书文孚等妥议。

自嘉庆之季，黄河屡决，致运河淤垫日甚，而历年借黄济运，议者亦知非计，于是有筹及海运者。五年，上因漕督魏元煜等筹议海运，群以窒碍难行，独大学士英和有通筹漕、河全局，暂雇海船以分滞运，酌折漕额以资治河之议，下所司及督抚悉心筹画。卒以黄、运两河受病已深，非旦夕所能疏治，诏于明年暂行海运一次。新授两江总督琦善言：“臣抵清江，即赴运河及济运、束清各坝逐加履勘。自借黄济运以来，运河底高一丈数尺，两滩积淤宽厚，中泓如线。向来河面宽三四十丈者，今只宽十丈至五六丈不等，河底深丈五六尺者，今只存水三四尺，并有深不及五寸者。舟只在在胶浅，进退俱难。济运坝所蓄湖水虽渐滋长，水头下注不过三寸，未能畅注。淮安三十余里皆然，高、宝以上运河全赖湖水，其情大可想见。请飭河、漕二臣将河面淤垫处展挑宽深，再放湖水，藉资挽送，以期不误北上期限。”上以“借黄济运，原系权宜办理，孙玉庭察看漕艘挽运艰难，不早陈奏变计，魏元煜旧任漕督，及与颜检坐观事机败坏，隐忍不言，糜帑病民，是诚何心？令将运河淤垫一律挑深，费由玉庭、元煜、检分赔。”琦善又言，自御黄坝堵闭，运河淤垫不复增高，而洪湖清水蓄至丈余，各船可资浮送，不敢冒昧挑浚。工费至省在百万

外，玉庭等罄其所有，断无如许家资。更可虑者，欲浚运河，必先堵束清坝，阻绝来源，而后可以涸底挑办。现湖水下注湍急，束清坝外跌塘甚深，又系清水，不能挂淤闭气。设正事兴挑，而东清坝贻开，则工废半途，费归虚掷。请停止里、扬运河挑工，以免草率而节糜费。”允之。是年，筑温榆河上游果渠村坝埝。

七年，东河总督张井、副总河潘锡恩请修复北运河刘老涧石滚坝、中河厅南纤堤、扬粮二厅东西纤堤及堤外石工，移建昭关坝。上遣英和等驰勘，乃定移昭关坝于其北三元宫之南，余如所请行。十一年，高邮湖河漫马棚湾及十四堡，湖河连为一。江督陶澍请依嘉庆间故事，运河决口，重空粮艘均绕湖行。八月，十四堡塞。冬，马棚湾塞。先是澍抚苏时，以镇江运河并无水源，只恃江潮浮送，下练湖湮塞已久，移建黄泥闸于张官渡以当湖之下流，俾得擎托湖流，使之回漾，稍济江潮之不逮，曾著成效。至十四年迁江督，复偕巡抚林则徐相度。于湖顶冲之黄金坝及东冈筑两重蓄水坝，培圩埂二千八百八十丈，使水得入湖。又建减水石坝二于湖之东堤，俾可宣泄暴涨。于入运处修复念七家古涵，以作水门，并建石闸以放水济运。是冬工竣，由涵引水出，竟能倒漾上行数十里，军船得衔尾而南。越二年，溜势变迁，河形湾曲，复移建黄泥闸于迤上二百丈，改为正越二闸，中建砥心，并改张官渡迤下六十里吕城闸为正越二闸，以利漕行。十五年，移筑囊沙引渠沙坝于西河漕外，以资收蓄，从东河总督吴邦庆请也。

十八年，运河浅阻，用河督栗毓美言，暂闭临清闸，于闸外添筑草坝九，节节擎蓄，于韩庄闸上朱姬庄迤南筑拦河大坝一，俾上游各泉及运河南注之水，并拦入微山湖。定收漕济运章程六。十九年，毓美以戴村坝卑矮，致汶水多旁泄，照旧制增高之。初，给事中成观言准、扬芒稻闸、人字河不宜堵坝，阻水去路，下陶澍等议。至是覆称：“此坝蓄水由来已久，并不拦阻众水归江，不得轻议更张。”从之。时卫河浅涩，难以济运。东抚经额布请变更三日济运、一日灌田例。诏将百门泉、小丹河各官渠官闸一律畅开，暂避民渠民闸，如

有卖水阻运盗挖情弊，即行严惩，明年，漕督朱澍复言：“卫河不能下注，有妨运道。”命河督文冲、豫抚牛鉴察勘。文冲等言：“卫河需水之际，正民田待溉之时。民以食为天，断不能视田禾之枯槁置之不问。嗣后如雨泽愆期，卫河微弱，船行稍迟，毋庸变通旧章。倘天时亢旱，粮船阻滞日久，是漕运尤重于民田，应暂闭民渠民闸，以利漕运。”从之。

咸丰元年，甘泉闸河撑堤溃塌三十余丈，河决丰县，山东被淹，运河漫水，漕艘改由湖陂行。先是户部尚书孙瑞珍言十字河为全漕之害，若于河西改宽新河，以旧河为囊沙，于彭口作滚坝，纳浊水而漾清流，漕船无阻，可省起剥费二十万。下东河总督颜以燠议。至是以燠言：“改挖新河事无把握，无庸轻议更张。”报闻。二年，决北运河北寺庄堤，命尚书贾桢、侍郎李钧勘堵，并改次年漕粮由海道运津。自是遂以海运为常。同治而后，更以轮船由海转运，费省而程速，虽分江北漕粮试行河运，然分者什一，藉保运道而已。五年，铜瓦厢河决，穿运而东，堤埝冲溃。时军事正棘，仅堵筑张秋以北两岸缺口。民埝残缺处，先作裹头护埝，黄流倒漾处筑坝收束，未遑他顾也。十年，决淮扬马棚湾。

同治五年，决清水潭。八年，河决兰阳，漫水下注，运河堤埝残缺更甚。自张秋以北，别无来源，历年惟借黄济运而已。九年，漕督张之万请于黄流穿运处坚筑南北两堤，酌留运口为漕船出入门户，并筑草坝，平时堵闭以免倒灌。已下所司议，之万旋改抚江苏，继任张兆栋以“既筑堤束水留口门，又筑坝堵闭，恐过水稍滞，而上游一气奔注，新筑堤闸难当冲激。设夺运北趋，则东昌、临清暨天津、河间，淹没在所必至，北路卫河亦将废坏。惟有于郛城沮河一带遏黄东流，即以保南路之运道，于张秋、八里庙等处疏运河之淤垫，即以通北上之漕行，较之筑堤束水，稍有实际。”制可。

十年，侯家林河决，直注南阳、昭阳等湖，郛城几为泽国。漕督苏凤文言：“安山以北，运河全赖汶水分流，至临清以上，始得卫水之助。今黄河横亘于中，挟汶东下，安山以北毫无来源，应于卫河入

运及张秋清黄相接处，各建一闸，蓄高卫水，使之南行，俟漕船过齐，即启临清新闸，仍放卫北流，以资浮送。并于张秋淤高处挑深丈余，安山以南亦一律挑浚，庶黄水未涨以前，运河既深，舟行自易。”江督曾国藩言：“河运处处艰阻，如峰县大泛口淤积，水深不及二尺，必须挑深四五尺，并将近滩石堆铲除，与河底配平，方利行驶。北则滕县郗山口入湖要道，浅而且窄，微山湖之王家楼、满家口、安家口，独山湖之利建闸，南阳湖北之新店闸，华家浅、石佛闸，南旺闸分水龙王庙化之刘老口、袁口闸，处处淤浅，或数十丈至百余丈，须一律挑深。此未渡黄以前，阻滞之宜预为筹办者。至黄水穿运处，渐徙而南，自安山至八里庙五十五里运堤，尽被黄水冲坏，而十里铺、姜家庄、道人桥均极淤浅，宜一面疏浚，一面于缺口排钉木椿，贯以巨索，俾船过有所依傍牵挽。此渡黄时运道艰滞，宜预为筹办者。渡黄以后，自张秋至临河二百余里，河身有高下，须开挖相等，于黄涨未落时，闭闸蓄水，以免消耗，或就平水南闸迤东筑挑坝，引黄入运。此渡黄后运道易涸，宜预为筹办者。东平运河之西有盐河，为东省盐船经行要道。若漕船由安山左近入盐河，至八里庙仍归运道，计程百余里，较之径渡黄流，上有缺口大溜，下有乱石树桩者，难易悬殊。如行抵安山，遇黄流过猛，宜变通改道，须先勘明立标为志。此又渡黄改道，宜预为筹办者。”下河、漕督及东抚商筹。

十一年，河督乔松年请在张秋立闸，借黄济运。同知蒋作锦则议导卫济运。上询之直督李鸿章，鸿章言：“当年清口淤垫，即借黄济运之病。今张秋河宽仅数丈，若引重浊之黄以闸坝节宣用之，水势抬高，其淤倍速。至作锦导卫，原因张秋北无清水灌运，故为此议。以全淮之强不能敌黄，尚致倒灌停淤，岂一清浅之卫，遂能御黄济运耶？其意盖袭取山东诸水济运之法。不知泰山之阳，水皆西流，因势利导，百八十泉之水，源旺派多，自足济运。卫水微弱，北流最顺，今必屈曲使之南行，一水两分，势多不便。若分沁入卫以助其源，沁水猛浊，一发难收，昔人已有明戒。近世治河兼言利运，遂致

两难，卒无长策。事穷则变，变则通。今沿海数千里，洋船骈集，为千古以来创局。正不妨借海道转输，由沪解津，较为便速。”疏入，诏江、安粮道漕米年约十万石仍由河运，余仍由海运。光绪三年，东抚李元华条上运河，上中下三等办法，并言量东省财力，拟用中等，将北运河一律疏通，复还旧址并建筑北闸。时值年荒，寓赈于工，省而又省，需费三十万有奇。下所司议。

五年，有请复河运者。江督沈葆楨言：“以大势言之，前人之于河运，皆万不得已而后出此才也。汉、唐都长安，宋都汴梁，舍河运无他策。然屡经险阻，官民交困，卒以中道建仓，伺便转饷，而后疏失差少。元则专行海运，故终元世无河患。有明而后，汲汲于河运。遂不得不致力于河防。运甫定章，河忽改道。河流不时迁徙，漕政与为转移，我朝因之。前督臣创为海运之说，漕政于穷无复之之时，藉以维持不敝。议者谓运河贯通南北，漕艘藉资转达，兼以保卫民田，意谓运道存则水利亦存，运道废则水利亦废。臣以为舍运道而言水利易，兼运道而筹水利难。民田于运道势不两立。兼旬不雨，民欲启涵洞以溉田，官必闭涵洞以养船。迨运河水溢，官又开闸坝以保堤，堤下民田立成巨浸，农事益不可问。议者又太息经费之无措，舳舻之不备，以致河运无成。臣以为即使道光间岁修之银与官

未几，堵复运河故道。十三年六月，复漫刷平家疴新工下之北市庄东小堤，并老堤续塌百数十丈，连成一口，夺溜东趋十之八。寻堵塞之。是年，河决郑州，山东黄水断流，漕船不能南下，向之借黄济运者，至是束手无策。旋将临口积淤疏挑，空船始得由黄入运。十五年，东抚张曜言：“河运未能久停，请改海运漕米二十万仍归河运。”从之。

十六年，用江督曾国荃言，修扬属南运河堤闸涵洞，及附城附镇砖工。又用漕督松椿言，浚邳、宿运河。十九年，潮白河涨溢，运堤两岸决口七十余，上游务关厅决口七。是冬均塞。二十年，浚济宁、汶上、滕、峄、茌平、阳谷、东平各属运河。明年，浚陶城埠至临清运河二百余里。二十四年，侍读学士瑞洵言南漕改折，有益无损，请每年提折价在津购米以实仓庾。御史秦夔扬亦言河漕劳费太甚，请停江北河运。皆不许，仍饬认真疏浚，照常起运。二十六年，联军入京师，各仓被占据，仓储粒米无存，东北河运行至德州，改由陆路过送山、陕。二十七年，庆亲王奕劻、大学士李鸿章言：“漕粮储积，关于运务者半，因时制宜，请诏各省漕粮全改折色，其采买运解收放储备各事，分饬漕臣仓臣筹办。”自是河运遂废，而运河水利亦由各省分筹矣。